

中国、哈萨克斯坦、阿根廷、伊朗、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影人共享金爵共话创作心声 交流互鉴寻找电影生生不息的力量



▲哈萨克斯坦影片《离婚》获得最佳影片，该片主演奥玛洛娃·阿米拉(右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中国演员黄晓明因在电影《阳光俱乐部》中的表演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

光 影 之 约

■本报记者 卫中

“截至上周，2024年中国的电影总票房超过224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这是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裁贝琳达昨日在第十届全球电影产业链发展论坛上透露的信息。贝琳达很自豪地表示：“作为美国电影协会的代表，我很高兴我们成员公司的作品像《功夫熊猫4》《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加菲猫家族》《神秘友友》《猩球崛起：新世界》等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风靡好莱坞的类型商业大片也被称为高概念电影，探讨高概念电影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启示的同时，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裁应旭珺提醒：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学习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中国电影也势必吸收其优点，但也要避其短板，“要更加注重将剧情人物融入故事，避免人物角色的单薄化、工具化”。

高概念起源于“电影的一句话营销”

什么是高概念电影？复星影视程箭洪说：“高概念电影实际上是一种以营销驱动的电影项目运营模式，以大导演、大明星、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等为典型特征。”应旭珺进一步介绍，好莱坞的高概念电影是与营销高度挂钩的。“因为要把电影营销给更广大的观众群体，所以情节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甚至把整个电影的故事浓缩在一句话里。”

环球影业黄志湘则强调了高概念电影的IP延续：“影视公司要选择那些价值立得住并且广受欢迎的高概念电影，尽可能地做IP延续，充分发挥市场价值。”例如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侏罗纪公园》1993年上映之际，惟妙惟肖地向观众再现了远古恐龙；同时影片又引出了基因伦理、动物保护等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该系列影片以三部曲的形式结束后，又以《侏罗纪世界》的片名进行重启，成为超过30年时间的长寿IP。此外，还有喜剧动画电影《神偷奶爸》深入人心的小黄人形象，浸润着中华文化元素的《功夫熊猫》等影片，都是在第一部成功后持续不断延伸IP。截至目前，2024年引进电影中票房最高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同样也是一部IP续作。

新奇的故事从哪里来？多一些“what if”的想象力

高概念电影的情节简单，但又抓住观众，就得在故事的新奇上下功夫。“多想想‘what if’(假设……会如何)的故事，在跳出常规故事之外进行创新。”应旭珺举例介绍说，“警察抓罪犯是个普通的故事，但是让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联合起来破案就成为一个高概念电影。”

“what if”要求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多作突破性创造。派拉蒙影业的尹艾对“what if”的理念非常认同：“比如《寂静之地》就是个典型的‘what if’案例，这部电影里假设了人类在面临听力惊人的外星怪物追杀的末日环境中如何挣扎求生的故事，对观众很有吸引力。”她还分享了影院里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观众发现受《寂静之地》的氛围影响，影院内异常安静，而自己吃爆米花的声音就显得非常突兀。”在尹艾看来，银幕上和影院内能形成这种“共振”，新奇的故事设定很重要。实际上，漫威经典电影《复仇者联盟》大获成功后，又投资拍摄新的系列动画剧集，讲述了卡特特工成为美国队长，奇异博士为了复活死去的爱人不小心毁灭了世界等假设性故事，虽然不是电影，却是“what if”创作理念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报记者 王彦 实习生 郭凡熙

这一夜，电影人回家。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主席曹保平说，他18年前也是这个舞台上的新人。澳大利亚导演、编剧、制片人洛夫·德·希尔说得动情：“对我而言，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此生难忘。”

昨夜，以“新生·不息”为主题，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如期而至。金爵奖竞赛单元的各大奖项一一揭晓，哈萨克斯坦影片《离婚》获得最佳影片，该片主演奥玛洛娃·阿米拉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中国演员黄晓明因在电影《阳光俱乐部》中的表演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导演由《院中雪》导演巴库·巴库拉德泽(格鲁吉亚/俄罗斯)摘得；阿根廷影片《成年人》获得评委会大奖，也成为本届电影节闭幕影片；艺术贡献奖归属伊朗影片《拾荒人》。

如颁奖礼上的各位嘉宾所言，在上海这座汇通古今、沟通中西的电影之城，全球影人在本届电影节交流互鉴，寻找电影生生不息的力量。

华语片收获多项荣誉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四部华

语片入围，涵盖老中青三代创作力量。最终，《刺猬》《阳光俱乐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部影片收获荣誉。

获得最佳编剧奖的《刺猬》是顾长卫时隔12年再度回归严肃议题的创作。影片以动物为意象，不甘于命运却又不融于庸常的人，在和世界的“战斗”中伤痕累累又光明磊落。身为原著作者、同时也是编剧之一，郑执在接过奖杯后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写小说的，误打误撞进入了电影行业”。他觉得，写字的人内心常有一种“小骄傲”，他鼓励同行“坚持住，因为你赢得的所有尊重几乎都是从内心那点点‘小骄傲’开始的”。

90后魏书钧导演的《阳光俱乐部》是个温暖治愈的故事：单身青年吴优和年近七旬的母亲沈丽萍相依为命，母亲突然患病，吴优坚信只要让阳光照进内心，生命总有奇迹，于是带着母亲踏上了寻觅阳光之旅。吴优虽已到不惑之年，但智商认知水平仍停留在孩童时期。评委认为：在这样一个容易被标签化的角色上，有一位演员通过笨拙臃肿的身体以及纯真的眼神，阐释了这个角色的独特魅力，在他的眼神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念与力量，同时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底色。

黄晓明入行26年，一路起伏跌宕。获颁最佳男演员奖，他坦言那瞬间有些懵，“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总有奇迹发生”。但

倘若回望他为角色的付出，人们会相信天道酬勤。为了更好地表现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他专门前往杭州的特殊人群基地实地体验一个月。同时，他为角色增重30斤，还设计了更稀疏的头顶、更细的眉形，甚至装上牙套，“这样钝感更强了一点，说话时的嘴型也变了，会有点口齿不清晰，如果咧嘴，还能看到牙缝的不整齐，很符合人物的特点”。站在金爵奖的舞台，他说自己，“越过了那座高山，遇到了18岁的自己，更加坚定了我要在电影这条路上勇敢走下去的初心”；他也相信，“努力总会有结果，可能会有好几年的反射弧，但总会有回报”。

此外，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摘得最佳摄影奖。

在开放包容中架起心灵之桥

在开放包容的胸怀中，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架起心灵之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31年来的使命所系。今年还是亚洲新人单元成立20周年。在金爵奖的颁奖礼上，两个单元奖项梦幻联动，也让整个颁奖礼更添温度与情怀。

为庆祝亚洲20年，金爵颁奖礼主创团队创新设计影像故事《新生》，邀请4位与亚洲单元结缘的电影人——中国导演、演员董成鹏(大鹏)、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中国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曹保平、中国演员

孙怡走上舞台，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与亚洲新单元结缘的缘分，回顾这段充满激情与梦想的电影旅程。

大鹏从自己在上影节的三重身份转换说起：2015年带着《煎饼侠》走上红毯，2018年《缝纫机乐队》进入亚洲新人单元，今年则是亚洲新人评委。他珍视“电影人”的身份，“我回家了！”

而在颁奖礼后台，更多创作者回顾了他们以“电影人”之名，在上海缔结情谊的感受。

昨夜，第一个步入媒体采访的是最佳动画短片《杀了这匹马》导演郭小若。这是他的毕业作品，“特别激动，能在自己的国家获得A类电影节荣誉”。走下台时，“候场”的最佳真人短片获奖者《边界事件》以色列导演希拉·格芬走上台表达祝贺。第一次来中国的她非常兴奋：“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地域，通过电影连接在一起。”

斩获评委会大奖，阿根廷导演马里亚诺·冈萨雷斯表示很开心将阿根廷影片带到上海首映，他向所有成年人致敬：“挑战前行、感谢成长、致敬电影艺术。”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全，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颁奖典礼。

彼此激活双向赋能，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走上荧屏银幕

靠什么从文学米仓酿出影视美酒

■本报记者 许畅

前不久大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开播之前，曾面临“散文影视化会不会翻车”的担忧质疑声；带火多个地标的爆款剧《繁花》，在原著基础上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加减法……今年以来，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持续席卷荧屏，从《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我的阿勒泰》《河边的错误》《新生》等多部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成绩亮眼，热度口碑双丰收。

“一流作品，三流改编”等争议时刻警醒创作者人局之难，如何既延续文学的文本优势，又满足观众在影像里找到情绪共鸣？从文学米仓酿出影视美酒靠什么？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IP影视开发大会：文学转化影视重点作品推介会”现场，作家、评论家、编剧、影人共同探讨文学与影视融合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力促两者彼此激活、双向赋能。眼下，中国作协社联部联合上海文交所创建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上线登记作品已达4000余部，涵盖现实、历史、科幻等多种题材，为影视化赛道蓄能。

“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

业内直言，文学改编在热度、收视等层面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但不容忽略的大趋势是，影视市场经过野蛮生长后，观众、市场对优质精细内容的审美诉求水涨船高。严肃文学改编再次回暖现象，既是市场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也是文艺市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期盼。

“2014年左右网络文学IP爆发，在影视改编行业几乎占绝对优势，这对传统作家编剧造成巨大冲击。几经浮沉，如今创作者又迎来相对广阔的空间。”编剧余飞并不建议天才作家一定要专门为影视写作，“还是要遵从内心，听从灵感，



《繁花》《我的阿勒泰》等文学原著为同名影视剧改编注入源头活水。(主办方供图)

把最能激发热情的东西写出来。”他主张作家保持个人风格和创意，避免一味被市场趋势左右。

“影视终究有自己的语言逻辑，改编作品可以和原著风格不同。作家还是应该把握自己的核心，一旦按影视类型去固化，有时反而容易失去文学本身的魅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尤其看重文学的“压舱石”“情感通道”价值，如果说《人世》《封神》是从经典取材的厚重压舱石，《我的阿勒泰》更多缓缓流动着暖心情感，将李娟笔下阿勒泰的美好时刻，一帧帧呈献给观众。“文学怎么用？一是借它的题材，另一种就是揣摩其美学风格融入视听语言。”

作家钟求是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严肃文学一直是影视改编富矿。《人生》《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批有文学含量、精神高度的电影，从不同角度彰显中国符号和蓬勃生命力，追求极致的声色美学。导演张艺谋回忆《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时就曾有感而发：“那些年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的。”

“但此后一段时间，影视圈一度出现以票房为王滑向庸俗的趋向，令人痛心；培养有品位的观众，又成了文学作品需要承担的责任。”钟求是直言，至少要在轻松娱乐的大众阵营之外，培育或巩固能欣赏更注重精神含量之精品的专业观众阵营。“民众的精神之树、审美种子在同步生长。吸引优质文学加入影视，很有意义。”他呼吁，影视策划、编剧不仅要会讲故事，更需要“有情怀、懂人性、见内心的眼睛”，“有些电影对方甚至都没耐心去读文学作品，更不用说读深、读懂了。期待更多专业平台，让适合改编的优秀文学作品与伯乐相遇。”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柳建伟谈到，从全球视角看，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肖申克的救赎》《教父》等电影同样是从美国经典小说中汲取灵感，这也体现了文学性的力量。

从“好本”到“好剧”“好片”，接力赛怎么跑

翻开中国文学和影视发展历史，母本

文学和影视在融合共生中，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构筑文艺繁荣灿烂图景。进一步释放文学潜能，拓展改编边界，助推多部原创作品进入影视化轨道，汇成业内共识。

“从文学的精神世界到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文学作品影视转化，是这两大艺术形式交融的成果，让更多人领略到文学的魅力。”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举例谈到，近年来，《人世》《装台》等由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口碑收视俱佳。根据上海作家金宇澄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收视热潮，带动了周边，包括宁波裁缝铺电话被打爆，黄河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至真园原酒店顾客爆满，朱家角的酱菜、崇明的糕饼“圈粉”无数，原著销售暴涨等，都有力证明了文学滋养更多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

从“好本”到“好剧”“好片”，绝非流水线生产，更像艺术接力。“文学创造了一种内容、想象，触发了影视人的表达欲望。现代电影对于文学的迷恋，可能比任何艺术形式迷恋得更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同时也提醒，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跨越，可能是有偶然性的，毕竟“两者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跑赢接力赛之前，“种子选手”储备培育不可或缺。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创作资源，作家孙甘霖根据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摘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由腾讯视频改编为同名谍战电视剧，未来将与观众见面。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透露，近年来上海文学戏剧影视创投沙龙，持续孵化作品剧本朗读会、圆桌沙龙、版权转让、签约等，推出《心居》《城中城》等电视剧，积极推动《千里江山图》后续影视改编，也支持了《繁花》影视改编等。“影视艺术史已经证明，文学是影视作品深度和厚度的底色与保证。反过来，成功的影视改编实现了文学破圈赋能，增强了作品影响力和传播力。”